



印度宗教之探索

(續)

第三篇 塞克教

立土祖伯蕃翁，世宗憲憲策二本蕃蘭謨之翁，宣顯翁也當奉謨
一木鄰翁伯蕃蘭謨，其中祇人卦自互爻中間（策六土祖爻不）
為文於，又咷以回達翁又曰更達翁伯蕃翁。是蕃土祖翁來又謨
音非更羅一果，今復回幽，蕃蘭謨。世宗憲憲策又才卦讀曰

無意譯

心怕橫富掠盡民半薪水。」
土祖回答說：「奉軒之各輸出稻根富由一瑞岱；或食尊人；然發
問言竟富由土祖照領。本上祖表示誠意回正恩列此祖富豎經創聞；
第二章 塞克教教義
第一節 那那克所見的神 「哦果是一則長篇小而
如同穆罕默德及卡比爾，那那克力主神的整體性及合一性。
可是那那克的神近乎瀰布的偉須努而不類阿拉。那那克之相信神
無所不在，在以下一則著名的故事情中表露無遺：他入睡時以足朝
向麥加，當一位憤怒的回教徒指責他褻瀆的行爲時，那那克答道
：「如果你認為我以足朝向神之所居是不敬的表現，那麼請你把
我的雙足轉向神所不居的一方。」①
那那克（基於他對神）的看法（而於神有一）透徹的描述：
「我人不能設一神，復不能造一神，純潔無瑕的神是自我創造的
；神創造自身，然後他創造了名」②；然後「他創造了自然，並
……心滿意足地看著他……誰能歌頌他的權力？誰有資格歌
頌？誰能歌頌他的稟賦或知道他的徵象？千百萬人想描述他，却
徒勞而無功。若我於他有知，何以我不加描述？因爲言詞有時而

屬於你，而無一形屬你；您有不染的千足，而實無一足。」⁽⁴⁾保留於塞克教中的一些次要的神與這位上師嚴格的一神論並不衝突。正如拜火教、回教與基督教中較次要的存在（如天使等）無害，徒於獨一創造主的信仰。那那克在其頌歌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清楚地界定了這些印度教的諸天地位：「黑暗存在了無限的年代。沒有天地，唯有主宰者『無限』。沒有太陽、月亮，沒有白天、黑夜。他處於心行處滅 Nirvi kalpa Gamadha 的境界中。……上界、斯世與下界俱不存在。無地獄、天堂或輪迴，那時沒有婆羅馬、偉須努或濕婆。」⁽⁵⁾後來「當他高興時，他造成宇宙，安立了沒有任何支撐的天。他造了婆羅馬、偉須努、濕婆，並使（衆生於）幻相之執着日益增長。」⁽⁶⁾如果塞克教裏有個人格化的神，那麼，我們也許最好把神視爲上師的示現。那那克的一首詩說：

神是遍布的，又是超越的：「你有千眼，而你無一眼；千形

在日月燦爛的燈裏，蘭蕙

我無間斷地見到我之所愛恒保青春。

這位真正的上師使我得知何爲一而不分；

透過上師我體認到無二真人，
他不染不溷。⑧

他不染不溷。⑧

1

那那克在宣揚他對神的學說時，無疑比那位神秘的卡比爾更具一個改革者（的色彩）；他常於世人對神不當的了解大張其有
力而不容情的撻伐。那那克批評印度教的偶像崇拜說：「無知的
蠢人取石頭而拜之。印度教徒啊！自沉的石頭，怎能載你到彼岸
呢？」⑨有一次，他遊方時歇足於拉賀爾地方，一位富有的農人
禪德 Duni Chand 家裏；禪德於那那克禮敬有加。那那克問禪德
爲什麼他的門上掛着那麼多旗子？禪德說每一面旗子代表他所擁
有的十萬盧比，那那克當下給他一根針，要他代爲保管到那那克
在陰間向他討回爲止。禪德把針轉託給妻子保管。她認爲她丈夫
瘋了，詰問他一根針如何能到達陰間。禪德拿着針回到那那克那
裏陳述了太太的反應。那那克於是說：「如果像一根針這樣小而
輕的東西都不能送達陰間，你的財富怎麼到得了那裏呢？」常德
聞言跪在上師跟前，求上師開示如何可以使他的財富達到陰間；
上師回答說：「奉神之名獻出你財富的一部份；施食窮人；然後
你的財富就能長伴着你。」⑩

塞塞克教在其聖典「阿迪·格蘭斯」（意爲「原書」）裏，輯有創教者及其繼承人的第一手著作。後來，第十祖又編纂了另一本「格蘭斯」，塞克教徒於兩書同等尊重，稱合刊的完整版本爲「格蘭斯·薩希溥 Granth Sahib」（「主之書」）。塞克教上師及聖者的著作以各種中古印度方言寫成；所以讀者會在其中讀到波斯、印度、古蓬遮博及幾種地區性的方言。許多頌歌於阿拉伯及梵文詞彙的運用了無限制。①

註釋

- 〔塞克聖典選 Selections from the Sacred Writings of the Sikhs 〕
星格 Bhai Jodh Singh, 「那那兒上臨教義 Gospel of Guru Nanak」, 一九七一年旁遮普 Punjab (旁遮普大麌) 謹印。頁一一一。
同書, 頁一一一。
同書, 頁一三三。
同書, 頁一九。
同書, 頁二十九。
同書, 頁三。
同書, 頁三。
馬考力夫, 同書(「塞克教 The Sikh Religion 」), 頁一一一六。
同書, 頁一三〇。

Singh（一六六六—一七〇八）宣稱，在世的上師至他而止。可是後世的塞克教徒並未因此失去上師；事實上，以後格蘭斯就成立了永恒的上師；塞克教徒對他們聖典的極端崇拜於焉開始。湯恩比認為塞克教徒於其經典之崇拜遠過於回教徒、基督教徒及猶太教徒之崇拜可蘭、聖經與托刺。^② 安利特沙 Amritsar 華麗的中央塞克廟雖號稱獻給唯一真神而無偶像，人們却認為在這部聖典裏不可見的神呈現了可見的形像。事實上，格蘭斯是廟中的真神，信徒待之如真實的人格化的存在。每天早晨它披掛着昂貴的錦緞出現而被必恭必敬地擺在嚴飾的傘蓋下的低矮的寶座上；每晚它在一聖室中夜寢於金色的床上，聖室（周遭）栓栓柵柵以防褻瀆之患。^③

第五位上師阿占（一五六三—一六〇六）開始把前四位上師的著作裒爲一集，名爲阿迪·格蘭斯。他在這些頌歌及卡比爾的頌歌之外，又加以回教徒及印度教徒的詩偈。星格上師後來又編出一本較長的格蘭斯，其中加入他自己及中間（第六上師以下）四位上師的著作，他完成這第二本格蘭斯之後，宣稱從此當奉斯篇爲一切先知的永生之聲。

阿占在位時的情況清楚顯示，這個百年宗教的使命有待重估，同時它在印度教及回教中的地位，也要重行界定。因為一方面「塞克教有成爲與基督教相異的印度教內的一個運動的傾向」；另一方面它又「和類乎基督教的回教站在同一邊」。^④因而對爲數日增的塞克教徒來說，這合該是把他們的教義經典化的時候。

正如鼓勵羣體（關係）和講求實際，不貴苦行的那那克，阿占務實而反對極端的神秘主義。他對塞克教運動應取何種形式的想法和他編一本公定教義的想法一樣真切可行。阿占創始什一稅並為塞克教傳教工作的先鋒。塞克教在傳教方面比印度教佔優勢，因為印度教以海外旅行為禁忌，認為它有損於宗教（的尊嚴）。

格蘭斯首卷中有三十八首那那克的頌詩，這些詩雖然篇幅無多，却以其作者，內涵及體裁奠定了全書的風格，這些頌詩名為加普濟 Japji 對後賢的著作是一種啓示。那那克在這些頌詩裏表達一種對俗世的捨棄，這種行持迥異於朝聖，行禮及離羣索居的苦行。對「名」的信與解至關緊要，如果一個人要從罪中解脫，就應稱名並認識它的愛；如果他想了解宇宙四方而體驗神之所體驗，就應置意於「名」，在内心沉思而反復（誦）之。

加普濟受公認爲阿迪·格蘭斯的精髓。真正的塞克教徒應在每天早晨默念加普濟，每個塞克教徒若想擠身正統派都當背誦斯篇——不論他識字與否。因爲晨間儀式非常重要，加普濟似乎是那那克上師晚年所著；自然他是識字的，而且他還常拿他的教義同別的教派比較。他學波斯文，讀回教苦行派的著述。他看印度文或旁遮普文的印度文學，在加普濟裏，他甚至不憚其煩地爲他的宗教創作了一套新的字母及文法叫做「上師語 Gurumukhi」。

佛自說因緣，所謂菩薩、菩薩字性空。是中雖但說菩薩字空，而五衆亦空。空中無色，離色亦無空者，空名法空，法空中乃無一毫法，何況粗色！空亦不離色，所以者何？破色故有空，云何言離色？受、想、行、識亦如是。何以故？佛自更說因緣，所謂但有名字謂爲菩提，但有名字謂爲菩薩，但有名字謂爲空。

般若波羅蜜，分爲二分：成就者名爲菩提；未成就者名爲空。生實相不可得故，名爲無生。所以者何？若先生後法，若先法後生，若生法一時，皆不可得。無生故無滅，若法不生不滅如虛空，云何有垢有淨？所以者何？本自無生故。菩薩能如是觀，不見離是不生不滅法，有生有滅，有垢有淨，何以故？佛自說因緣，一切法皆憶想分別，因緣和合故，強以名說。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一切名字者，先畧說名字，皆不可見，不見故不著；不著者，不可得故。如諸眼中，慧眼第一，菩薩以慧眼徧求不見，乃至不見微細一法是故不著。

菩薩不著亦不入涅槃者，大悲心故，十方佛念故，本願未滿故，精進波羅蜜力故，般若波羅蜜、方便二事和合故，所謂不著於不著故。如是等種種因緣故，說菩薩雖不著諸法，而不入涅槃。

（未完）

註釋

① 同書，貢五。
② 參較「塞克聖典選 Selections from the Sacred Writings of the Sikhs」頁九，湯恩比前言。

③ 威廉斯 Monier - Williams，「婆羅門教與印度教 Brahmanism and Hinduism」，一八九一年倫敦 J. Murray，頁一七七。
④ 亞徹，同書（「塞克教徒 The Sikhs」），頁一四三—四四。

（上接第13頁「大智度論」集粹之三十四）
現眼所見，若初言空無，則難可信。今先破我，次破我所法，破我、破我所法故，則一切法盡空；如是離欲，名爲得道。般若波羅蜜，無一定法，故不見我行般若。不見不行者，如凡夫不得般若，故名不行；菩薩則不然，但行空般若，故說不行。佛爲法王，觀諸菩薩其智甚少，離諸結使，不名爲行。雖有少行，不名爲行。行般若波羅蜜者，生嬌慢心，言：我有般若波羅蜜。取是相；若不行者，心自懈沒而懷憂悴；是故，不見我行與不行。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者，破著有見；不見我不行般若波羅蜜者，破著無見。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者，止諸法戲論；不見我不行者，止懈怠心故。譬如乘馬，疾則制之，遲則鞭之。如是等分別行與不行。